



12
3764
61



512
3764
61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四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詁十五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詁

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加人旁非也惠

棟云伍尙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五子胥亦不从人將入館鄭

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

患之使子羽辭日以敝邑褊小詁說文褊衣小也不足以容

從者請墀聽命詁鄭元禮記注除地曰墀杜本令尹命大宰

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

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詁服虔云莊謂楚莊王圍之祖

大下中七代
1791.9
寄贈

91-94

共王圍之父儀禮疏杜取此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詁廣雅

莽草也如淳漢書注草深曰莽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甯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

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

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文選注引傳作苞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使莫不感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塞諸本作壅今從釋文改不行是懼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詁鄭元周禮注祧

遠祖廟杜本此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詁詩毛傳橐韜

也韜弓謂之橐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

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

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

詐晉而駕焉詁小爾雅駕陵也杜本此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

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

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甯東夏平秦亂城湓于師徒不頓國

家不罷民無謗讟詁說文謗毀也讟怨也方言讟謗也案杜

注讟誹也義亦同方言又賈達國語注黷媒也義亦通諸侯

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

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

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

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裝文選注作蕪詁說文穠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穠是袞案

今本作裝非杜注壅苗為裝今攷說文穠壅禾本也杜說未

知何據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老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詁服虔云設服設人君之服二句从惠本增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本疏王逸楚辭章句離列也杜注陳也義亦同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詁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同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

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五行志愍引作悶

詁說文愍痛也服虔云愍

憂也代伯州犁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

同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其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詁說文婉順也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詁詩毛傳字愛也杜本子與子家持之釋文持或作恃誤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五行志引憂下多言矣字無下憂字以知物詁韋昭國語注物類也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

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
〔詰〕說文嬭蝶嬭也案潰嬭古字通故杜注云潰慢也請戮其
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
與梁其經曰〔詰〕孫恂唐韻梁其經魯伯禽子梁其之後貨以
藩身〔詰〕說文藩屏也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
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詰〕韓非子曰牆
之壞也必通隙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
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
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詰〕詩毛傳汚煩也杜本出不

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
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
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
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詰〕地理志東
郡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又右扶風鄠故國
有扈國亭扈夏啟所伐杜本商有妣〔詰〕說文妣殷諸侯爲
亂疑姓也春秋傳曰商有妣〔詰〕邳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

封國說文同呂覽有仇氏以伊尹爲媵送女漢書殷之釁也以

有娥及有娵案華姚仇娶並同音蓋卽有莘國地理志東海

郡下邳縣杜本此周有徐奄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

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爲徐卽淮夷賈逵亦是

相傳說也本疏杜取此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同自無令

王諸侯逐進詁漢書集注逐競也杜本此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

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詁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間

史記集解杜本此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

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尤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

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

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

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

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說文

解字云威滅也从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釋文滅如字詩作威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

求諸侯晉少孺矣詁說文孺驚弱者也杜本此諸侯將往若獲

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

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

夫人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

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詁鄭元禮記注一獻

士飲酒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元劉用熙曰實疑適字之誤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釋文麕亦作麇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杜本此館於洛汭水經洛水又東北過鞏縣又北入于河案館蓋在洛水入河之處杜注亦同說文汭水相入也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說文兕冕也杜本此惠棟曰釋文云弁端委無冕字故杜訓爲冕冠傳文蓋衍冕字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話服虔

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褻長故曰委疏子盍亦遠績禹功話爾雅績繼也說文績緯也義並通案杜注勸趙孟使纂禹功訓亦本此正義舍繼緯本訓別引釋話文云績亦功也失之遠矣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話惠士奇曰大雅抑詩云借曰未知

亦聿旣耄蓋當時之語云亦然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五行志叛作畔

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鬻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說文楹柱也此杜本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說文楹柱也此杜本廣韻曰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惠棟曰據此則子南子皙爭同姓以爲室也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思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八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說文衝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戈擊之案今本作擊之以戈杜本同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

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詁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蔡从殺下米玉篇蔡樁蔡散也書作蔡字惠棟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蔡而不殊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粲李善曰子虛賦翕呬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也案子虛賦文作萃翠蔡思謂漢書文選粲字皆蔡之誤粲本與蔡通故又作蔡禹貢曰二百里蔡鄭康成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滅殺者猶末滅也叔非首謀慮从未滅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矣小爾雅曰蔡法也今案周書作洛篇管叔經而卒然則管叔亦非周公殺之乃自經耳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

何有於諸游 秦后子有寵於桓詁案后子當係秦公子鍼

之字此下杜用韋昭說又云鍼字伯車疑非伯車當係別一

人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詁說文選遣也一日選擇

也案杜注選數今攷遺義較杜注爲長遺譌古字同癸卯鍼

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

晉侯造舟于河詁徐堅云在蒲反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

處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詁服虔以爲每

于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

六十里謂从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本司馬

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

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

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
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
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
石經天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作天誤穀和孰諸本作熟今从外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說文云稔
穀孰也春秋傳曰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詰說文陰草陰也
案杜注陰日景也義亦通釋文陰本亦作陰朝夕不相及誰
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詰
爾雅惕貪也說文翫習厭也春秋傳曰翫歲而惕日惕息也
又忼字下云忼貪也春秋傳曰忼歲而漱日案杜注取後一

說外傳作忼日而漱歲韋昭云忼偷也漱遲也說文忼字下
所引或外傳文但小異耳其與幾何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

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
段游吉馴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初學記引實薰隧公孫黑強

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晉中行穆子
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詰孔安國書傳崇聚也杜本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釋文阨詰說文阨塞也以

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
乘爲三伍苟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詰說文徇行示也

司馬法斬以徇案集韻云徇或作徇徇是徇乃徇之本字爲
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話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

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

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宋本疏以二十六

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展輿立而奪羣公

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

帥師疆郕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瞽胡及公子滅明以大

旯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

詩曰無競惟人諸本作唯从石經宋本改正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

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

臺駘論衡作臺台水經注同爲崇說文崇神祠也史莫之知敢問此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

曠林賈逵云曠大也史記案杜注曠林地闕蓋不从賈義集解

今攷李善文選注引作曠墜足證賈義爲長也不相能也曰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賈逵云后帝堯也臧善也同上

遷閼伯于商丘賈逵云在漳南同上主辰賈逵云辰大火

主祀也同上杜取此商人是因話服虔云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

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上同故辰爲商星遷實

沈于大夏服虔云在汾澮之間同上主參服虔云主祀參

星同上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賈逵云唐人謂陶唐之允劉

累事夏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同上服

虔以唐人卽是劉累本疏杜取此其季世曰唐叔虞服虔以爲

唐叔虞卽下句邑姜所生者也同上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服虔

服虔云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史記集解杜取此說文娠女身動

也案娠震古字通史記漢書列傳文並作娠應劭曰娠動懷

任之意孟康曰娠音身漢書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後漢書凡

娠字皆作姪杜注懷胎為震亦假娠字訓夢帝謂已詰賈逵

云帝天也已武王也同服虔云已武王也本余命而子曰虞

地理志命引作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虞詰石經古文虞作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焉詰史記封作國惠棟曰尚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

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為衛侯此

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古字邦封同見書疏漢諱邦改為國故

云國大叔也下文封諸汾川同案惠說是惟云傳依史記當

云邦大叔非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

氏有裔子曰昧史記裔作衷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詰服虔云金

天少昊也元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允格臺駘兄

弟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廣雅裔遠也杜本臺駘能業其官詰服虔云

修昧之職同上杜取此宣汾洮詰賈逵云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同上

杜取案洮水酈道元以為即今涑水司馬彪云洮水出聞喜

縣故王莽以為洮亭杜預釋地及正義云洮水闕不知所在

蓋不攷也障大澤詰服虔云陂障其水也同上杜取此以處大原

詰服虔云大原汾水名同上帝用嘉之詰服虔云帝顓頊也同上

杜取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詰賈逵云四國臺駘之

此後也同上杜取此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史記作詰賈逵云滅四國

同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史記作汾洮神也水經注亦同抑此二者不及

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禋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話賈逵以為禋櫝用幣

本服虔云禋為營櫝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禋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史記集解杜惠棟曰鄭康成注周禮引此傳云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禋之賈公彥曰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

與賈服不同說文云禋者設縣絕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是許君所讀春秋亦與鄭同史記所載

同賈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雍閉湫底話服虔云

湫著也底止也本疏以露其體話方言露敗也廣雅同茲心不

爽話小雅爽明也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

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

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胥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

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話說文怙恃也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史記

作平公及叔嚮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

伯使醫和視之

外傳和作蘇

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

藝文志引樂上有作字

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詁荀卿子

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

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於是有煩手淫聲詁服虔謂鄭重其手

而音淫過

公羊疏

許慎五經通義云鄭重之音使人淫過

初學記

怡堙心耳

文選注堙作湮

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

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

詁說文怡說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

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詁服虔云風東方雨西方

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惟天地不變惟晦明所屬

詩疏

分爲四

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詁賈

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首眩也

本疏

惠棟曰逸周書曰元首曰末

易卦初爲本上爲末故上爲首爲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爲四

末故謂末疾爲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雨淫腹疾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

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

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

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

能御

諸本作禦從釋文改正

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

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說文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

皿蟲為蠱淫溺之所生也梟桀死之鬼亦為蠱穀之飛亦為

蠱爾雅釋器康謂之蠱郭璞曰米皮簸之揚之康秕在前

故云穀之飛外傳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在周易女惑男風

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樂地理志犂屬

南陽郡陽翟鄭屬潁川郡譙周古史攷曰鄭厲公入犂即陽

翟杜本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

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

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

縊而弑之韓非子奸劫篇以其冠纓絞王殺之孫卿子曰

以冠纓絞之說文絞縊也杜本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史記

莫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

郊韋昭國語注郊後屬鄭鄭衰楚取之昭元年葬王于郊

謂之郊敖是也杜本葬王于郊謂之郊敖史記作夾敖古今人表同使赴

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服虔云問來赴者史記對曰

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子干奔晉從車五

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叔向曰底祿以德爾雅底致也杜本德鈞以年年同以尊

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

侮鰥寡詩大雅鰥作矜案定四年引詩又作矜古字通也

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

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

曰非羈何忌詁鄭元禮記注忌畏也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

尹遠啟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

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

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詁爾雅烝冬祭名

杜本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詁服虔以孟為趙盾子餘為

趙衰本惠棟據趙世家以孟子餘為共孟及衰甲辰朔烝于

溫詁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初也同又云祭人君用孟月

人臣用仲月禮記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

史氏詁鄭司農云史官主書周禮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詁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

禮同名疏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詁鄭眾賈

逵等或以為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

本鄭眾賈逵虞翻陸續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

皆以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疏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

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詁方言彌縫

也廣雅縫合也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

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詁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

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本說文譽稱也杜本案服注雖據

孟子究當从本訓為長觀下武子云云可知惠棟曰孟子稱

夏諺作豫趙岐章句云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

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云豫與譽古字通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詁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

甚少案服說則少讀如字謂陳無字非卿執諸中都詁郡國

志太原郡中都劉昭注昭二年執陳無字于中都卽此少姜

爲之請曰送從逆班詁方言班徹列也杜本畏大國也猶有

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詁服

虔云郊勞近郊三十里詩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

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

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

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

及乘遽而至說文遽傳也案說文與爾雅略同此杜本使吏

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

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

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

爲褚師話說文褚卒也方言卒或謂之褚廣雅亭父褚卒也

案杜注云褚師市官義亦本此蓋屬褚卒之長耳子產曰印

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緇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

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

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

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

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

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

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

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諸本作少姜今

正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

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

鄭元周禮注引作火星中而寒暑退 **詁**服虔云火大火星也

詩幽風疏禮記檀弓疏所引亦同 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是也 詩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

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齊

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

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

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詁**說文焜煌也燿照也服虔云

焜明也燿照也言得備如燿之列照明已之意望也 本則又

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

收寡人微福於大公 **丁公詁**說文微循也韋昭國語注邀要

也 杜本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

妹若而人 **詁**王逸楚詞章句遺餘也 杜本 君若不棄敝邑而

辱使董振擇之 **詁**爾雅董正也薛綜西京賦注振整理也 杜本

此以備嬪嬙 釋文嬙又作牆 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

釋文綰本又作哀 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

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

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

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奔其

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詁**鄭元考工記注四升

爲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黼黼十曰鍾廣雅四升曰極四極曰

區區四曰金金十曰鍾案金黼豆極音近義同杜本顧炎武

云毛晃云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攷王記一獻

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棟云案考工梓人云爵一升

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升

則十升不得爲四升之二豆故鄭注云豆當爲斗陶人云豆實

二穀先鄭云穀當爲斛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案聘禮記云十

斗曰斛安得云穀受三斗故鄭據旅人云豆實三而成穀則

穀受斗二升明穀不得爲斛豆不得爲斗也四升爲豆各自

其四以登於金金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

家量實而以公量收之山水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詁說

文雉入海化爲蜃蜃屬有三皆生於海蛤屬千歲雀所化

秦人謂之牡蠣海蛤者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服累老服

翼所化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諸刊本作餒今詁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

農老本疏案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蓋本詩魯頌國之諸

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詁賈逵云煥厚也休美

也釋文及本疏服虔云煥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

以口就之曰煥休代其痛也本疏案杜注煥休痛念之聲蓋取

服說或云煥休依注讀爲嫗胸毛若虛以爲溫煦安息之意

讀如木字亦通今攷考工記工人燧于剡而休于氣鄭康成

注休讀爲煦則毛說是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

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話服虔云相隨也本案正義云定本相作祖沈彤云胡

公為周始封陳之祖箕伯與胡公六人傳只平數之則相乃祖字之誤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

話說文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荀悅曰道殣謂之殣韋昭从

毛傳曰道豕為殣案杜注云餓死為殣蓋隨文生訓究不若以上諸說之確也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邵胥

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俊以樂

惛憂話說文惛止也惛悅也案杜注惛藏也蓋改字作韜然

不若本訓為是昭元年子羽日子招樂憂卽是此意公室之

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話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

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

鼎也曰昧旦不顯話說文昧爽也旦明也一日闇也後世猶

怠況日不俊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

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

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話

說文湫溢下也春秋傳曰晏子之宅湫隘隘陋也籀文隘从

阜隘囂聲也塵鹿下揚土也杜略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話韓非子難二云請徙子家豫章之圃說文爽明也塏乾燥

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
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以告於君故與叔向
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
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話沈彤云此上當脫鄰人辭
室一句下文違卜不祥等語乃喻使勿辭也晏子語亦有脫
文或且字爲曰字之誤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
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夏四

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話服虔云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

之俱適晉

本疏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話

地理志河內郡州水

經沁水又東過州縣北注縣故州也春秋左傳周

當作晉

以賜

鄭公孫段六國時韓宣子徙居之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
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
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
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
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
矣晉之別縣不惟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
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

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
 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
 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
 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
 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禮記注引作敬叔不入 諱禮記檀弓云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
 忌諱韓非子曰私怨不入公門一說忌忌日故云私忌椒請
 先人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董爲少
 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
 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

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
 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
 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
 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諱廣雅猜疑也
 此杜本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
 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諱
 說文叁掃除也从土弁聲讀若冀是叁爲冀本字禮記掃席
 前曰拚是又叁字或體惠棟曰聘禮卿館于大夫游吉卿張
 趯大夫吉送少姜葬館焉故今云冀除先人敝廬舍廟中故
 云先人日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
 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小邾

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釋文種種本亦作董董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

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

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

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韋昭云雲夢在華容縣水經注案元和郡縣志云左傳邲夫人女弃子

于夢中無雲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

雲夢二澤本自別矣而禹貢爾雅皆云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言之故後代以來通名一事故左傳曰田于江南之雲夢也

又楊雄羽獵賦奢雲夢李善注曰雲夢楚藪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據此二條則是一本有

雲字也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

可話廣雅爽猛也案蓋言二惠彊猶可耳似較杜注為長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古今人表作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

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劉向新序易作芻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

苟無四方之虞詩毛傳虞度也此杜本則願假寵以請於諸

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

詰新序逞作盈案盈逞二字古通如樂盈史記作樂逞是也

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

惟天所相詩毛傳相助也此杜本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

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

將奔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詰說文殆危也此杜本

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

新序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新序無國字是三殆也四嶽

詰爾雅釋山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

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恆北嶽恆山也衡南嶽衡山此杜本三

塗詰服虔云三塗太行轅轅峭函也謂三塗為三處道也疏本

一云三塗太行轅轅峭函塗道也水經京相璠曰山名也上同

案杜注在河南陸渾縣南據昭十七年傳文闕駟十三州志

亦云三塗山在陸渾縣東南然尋繹上下文義當以服義為

長陽城詰地理志潁川郡陽城有陽城山此杜本大室詰地理

志潁川郡密高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為中岳有大室少室

山廟此杜本荆山詰地理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

此杜本中南新序作詰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大豈山古文以為

終南此杜本酈道元云終南山杜預以為中南案此是左傳舊

本本作終南杜氏定為中南也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文選注引

作是非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盧毓冀州論曰冀州北接燕

代後世謂代為馬郡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新序享作享古

話易子夏傳亨通也杜本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

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

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平之難新序作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詰案新序作狄非邢非喪于狄也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

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新序又君其許之

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新序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

侯新序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

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侯

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

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

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來之盟承

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詰案論

衡引作魯邾宋衛不來非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

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

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

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御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

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詰服虔云陸道也北陸言在

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周禮疏杜取此西陸朝覲而出之詁服虔云

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日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

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同鄭元答弟子孫皓問曰西陸朝

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案杜注與鄭異劉炫

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矣鄭

服杜三說鄭爲近之說文儼見也昴白虎宿星案覲當作儼

詩疏引鄭康成云四月昴則見服虔云春分之中奎始晨見

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詩又以爲

出之卽是仲春啟冰本疏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釋文

詁案說文無沍沍二字玉篇有之云沍閉塞也胡故切沍寒

也亦胡故切今从宋本及諸刻本作沍又案漢書郊祀志秋

涸凍師古曰涸讀如沍沍疑也音下故反並引左傳文史記

索隱曰索字林涸竭也下各反小顏云涸讀與沍同於是乎

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詁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

食喪有祭祀詩疏賓食初學記引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臧之也

黑牡秬黍以享司寒詁服虔云司寒司陰之人元冥也將臧

冰致寒氣故祀其神同其出之也桃弧棘矢詁說文弧木弓

也服虔云桃所以避凶也棘矢者棘亦有鍼取其名也蓋出

冰之時置此弓矢於淩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

慎其事爲此禮也本疏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

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臧之初學記引此獻羔而

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詁服虔云火出于夏爲三月於

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周禮疏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

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臧之夫冰以風壯而

以風出其臧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詩訓

曰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詩訓

服虔云害物之雨民所苦詩訓雷不出震說文云震霹靂震

物者服虔云震驚也漢書集注無菑霜雹癘疾不降說文癘惡

疾也民不夭札詩訓鄭司農周禮注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

死爲札杜本今臧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高誘

淮南王書注越散也杜本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七月之卒章臧冰之道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

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

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

鈞臺之享詩訓汲郡古文夏啟元年帝卽位於夏邑大饗諸侯

于鈞臺歸藏啟筮曰昔夏后氏啟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鈞臺

枚占臯陶曰不吉連山易曰啟筮享神于大陵之上酈道元

云卽鈞臺也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鈞臺惠棟曰魏大饗碑

夏啟均臺之享均古鈞字亨古享字商湯有景亳之命詩訓汲

郡古文云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

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鄲道元云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周武

有盟津之誓釋文孟本又作詩訓案水經注引論衡云與八百

諸侯同此盟尙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盟津亦曰孟津地

理志引禹貢作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成有岐陽之蒐說文汲郡古文云成

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賈逵云岐山之陽

史記集解康有酆宮之朝說文汲郡古文云康王元年朝于酆杜取此

宮服虔云酆宮成王廟所在也同說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

兆杜陵西南穆有塗山之會說文汲郡古文穆王二十九年會

諸侯于塗山郡國志九江郡平阿有塗山應劭曰山在當塗

左傳穆有塗山之會杜本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

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

曰吾用齊桓說服虔云召陵之盟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

感其意是以用之本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

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

其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

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

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諸本脫所字今从有六焉又何

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說

韓非子十過篇云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王使往曰屬有宗

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說服虔云墮輸也言將輸受

宋之幣于宗廟案詩小雅正月篇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

注云墮輸也是訓輸爲毀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

墮作墮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

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誥韓非子作有戎之

會汲郡古文云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

有緡賈逵云仍緡國名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

之誥史記作紂爲黎山之會韓非子黎丘之蒐汲郡古文云

帝辛四年大蒐于黎服虔云黎東夷國名也子姁

同上杜案取此

說文鬻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今考黎正在紂都之東百餘

里服虔云黎東夷之國是也杜注亦見及此而又注曰疑蓋

不考之故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誥汲郡古文云幽王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緡人及犬戎入宗周

弑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

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

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

德遠而後興誥案遠惡疑當作惡遠與德遠句對秋七月楚

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

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

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此其肯

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誥案呂

覽載此事云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以亡其大夫高誘注弱

其孤爲殺崔成崔彊亡其大夫謂崔杼彊而死慶封曰無或

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盟諸侯王

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遷賴于鄆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鄭子產作丘賦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車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本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蠶尾詁說文蠶毒蟲也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

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

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

於人言

漢書引作何恤人之言爾雅疏愆作誓从謠文

詁荀卿子載是詩曰長夜漫

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詁說文涼

薄也从亮京聲廣雅云涼薄也曹憲曰音良世人作涼薄之

涼水旁著京失之

杜本此

惠棟曰薄卽薄字郭忠恕汗簡云古

爾雅涼作𡇗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

及曹滕其先亡乎詁

服虔云齊景亡滕

隱七年疏

偪而無禮鄭先

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詁水經注文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

櫟也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水杜預以為在東北未詳
 史記索隱引譙周云鄧縣東北有棘亭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
 夏汭後漢書注引作沈尹戍誤歲尹諸本或作威或作歲並誤从宋本改宜咎城鍾離蘧啟
 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初
 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
 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韓非子內儲篇叔孫有子曰壬壬兄曰丙即孟仲也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詁說文僂尫也深目而猥喙詁說文猥牡豕也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文選注引作旦而瞻其侍
 無之且日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

五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
 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詁集傳云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熊熊何校本改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雉而
 從我矣文選注問其姓詔廣雅姓子也此杜本對曰余子長矣能
 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
 唯詔皇侃禮記義疏云唯謂人應爾是也皆召其徒使視之
 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薺文選注引作田于薺上
 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
 鍾曰爾未際詔爾雅際接捷也小爾雅際接也說文際壁會
 也杜本爾雅饗大夫以落之詔服虔云釁以豶豚為落詩疏杜既

具使豎告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
 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
 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
 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
 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案韓非子載此事云豎牛謂
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
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已佩之矣案此則正義所言非
是惠氏補注所見亦同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
召杜泄見諸本作洩今从釋文改下同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
 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詰秦越人難經五十
 一難云病有欲見人者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

欲見人者病在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之又欲見人
 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使置饋于
 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詰傳曰牛不進叔孫覆空器而
還之示君已食文選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
 子而相之公使杜泄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
 杜泄於季孫而去之杜泄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
 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季孫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
 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
 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

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泄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詁列子云越東有輶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此爲證云鮮謂鮮少也季孫命杜泄杜泄曰卿喪自朝詁服虔云卿葬三辭於朝

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棟榦君之股肱必過于朝重之也本

案杜注係臆說當以服氏爲是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

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詁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同案

昭子名嫪說文嫪不順也或亦以殺適立庶亂大順之道故

取不順以爲名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家語引詁纂文披猶分

也服經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

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

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
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
時亦當十位詁惠棟曰古言時皆謂四時此言十時爲分一
日爲十時以當王至臺之十位杜注用十二時與傳不合自
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詁服虔云融高也詩其當旦乎故曰爲
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
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常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
山也離爲火詁劉用熙云離爲火三字於上下文不通貫疑

衍文火焚山山敗於火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
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
也抑少不終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
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屈生
於菟氏水經注引詁酈道元云野兔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
作兔氏

野兔陂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於兔氏者也晉侯送女于邢
臣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
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
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

公羊作子家駒漢書淮南子並同 話世本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

禮記疏 又云遂產子家歸父及昭

子子嬰也

史記索隱 案楊倞荀子注子家羈公子慶之孫歸父之

後名羈字駒今攷歸父為仲遂之子則莊公之孫公子慶係

桓公之子與歸父支派迥別司馬貞又云子家羈字懿伯案

懿伯乃子家諡非字也倞及貞說不足據當以世本為正弗

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

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

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話方言屑屑不安也廣

雅屑勞也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

諸索氏詰

應劭曰京有索亭北征記又有索水續漢書補注 案晉

書地道記京有大索亭小索亭索音柵故水經或作柵酈道

元引作鄭子皮勞叔向于索水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

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

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攷之以

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

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乎大夫莫對躉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

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話

說文珪古文圭剡上爲圭半圭爲璋享覲有璋鄭服皆以

釋文

享爲獻說文諸侯三年大相聘曰覲覲視也鄭氏先儒以

爲朝聘之禮使執圭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

覲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本疏小有述職大有巡功

設几而不倚詁說文几踞几也案今本作机非賈公彥儀禮

疏引此作几今據改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陪鼎詁鄭

司農云殯夕食也周禮注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本疏入

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

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

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

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

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

可矣求諸侯而縻至文選注引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

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

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

廣韻女齊詁晉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晉書乞伏

偁檀載記宗敞云叔向撫女齊之子是也案此則女齊蓋先

叔向死梁丙張骼輔蹀釋文蹀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

爲公族大夫詁世本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魯爲韓

言氏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詁賈逵云二人韓氏族本疏

叔禽叔椒子羽詁賈逵云皆韓起庶子同上杜皆大家也韓

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詁服虔云伯華叔向

叔魚季夙

上同

晉人若喪韓起楊肸詰案地理志河東郡楊縣

應劭曰楊侯國卽春秋時叔向采邑以邑爲氏故曰楊肸也
劉昭注郡國志亦云楊叔向邑漢名臣奏載張衡說曰晉大
夫食采于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惠棟曰楊字从手
不从木今攷張衡說見漢書注亦不言字當从手自宋楊南
仲欲引楊雄爲祖始造異說以爲于雲之姓當从手旁而并
春秋時晉國之屬邑亦改之不知左傳史記漢書並在不可
誣也楊修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云云兩漢士大夫最重氏
族倘非一姓則宏農華族又豈假成都僻姓以自引重乎明
楊雄之楊本當从木其諸刊本从手者皆北宋以後惑于南
仲之說好奇而改也惠氏亦爲其說所奪欲引以改經誤矣

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
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
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詰案謂以婚姻而易仇
怨也語意極明或疑作以怨易親恐誤實無禮以速寇而未
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詰服虔云
何不可有之如是上同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
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
勞諸圉詰陳留風俗傳舊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于竟以虞
其患故曰圉案圉縣前漢屬淮陽國後漢屬陳留杜注云鄭
地亦約略之辭辭不敢見禮也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詒案御覽引左傳注廬江舒縣有鵠尾渚又引十道志云南陵有鵠洲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古今人表作厥由犒師詒韓非子曰沮衛歷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

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

震電馮怒詒說文馮馬行疾也方言廣雅馮怒也案此則馮

怒當係疾怒較杜注馮盛之訓爲長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

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

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

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

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

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

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命于雩婁詁服虔云雩

婁楚之東邑史記地理志廬江郡雩婁禮也秦后子復歸

於秦景公卒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四終

長沙王先慎校
善化劉鉅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五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詁十六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昭公二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

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

子詁廣雅虞望也按與桓十一年同並較杜義為長今則已

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

御是故閑之以義刑法志作誼糾之以政詁廣雅糾舉也此杜本行

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

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詁漢書刑法志

引作懞晉灼曰古悚字按十九年傳云駟氏聳說文引作懞

云懼也从心雙省聲杜本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

之以彊釋文作蒞漢書引作蒞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

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思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

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詁汲郡古文曰

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

亂之七世而隕惠棟曰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

故云亂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詁周書嘗麥解曰大史策刑

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九刑之名本此故史克以為周公作

也文十八年傳太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掩賊為賊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

大凶德有常無舍在九刑不忘此蓋即九刑之書三辟之興

皆叔世也詁服虔云政衰為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不能

作辟也本疏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

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毛詩德

詁服虔曰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

謀安四方本疏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詁服虔曰儀善也刑

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

也同上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雖刀之

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

見鄭其火乎

周禮疏引作鄭其災乎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

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五行志如作而

詰服虔云鑄鼎臧爭辟故今

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臧也

同上

夏季孫

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

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

加小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

詰高誘戰

國策注曰驩猶合也按驩與懼同左傳懼皆作驩對曰寡君

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

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

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

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

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

矣公使代之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

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

鄭元禮記注引作良

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

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

采樵

諸本作採从釋文石經改正

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强句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詰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

所舍之屋也句乞也不就人强乞也

本

疏舍不爲暴主不恩賓

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詰說文恩憂也一日擾

也小爾雅恩惠也

杜本此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

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甯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

話說文鄭臨淮徐地春秋傳曰徐鄭楚按今本作儀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遠泄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土句相士鞅逆諸河話釋文

古本土句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

本

疏世族譜以王正爲雜

人按正義云俗本或誤爲土句蓋嫌其土鞅同父名也古文

尙質恐未必然今攷石經已作土句諸本皆同未敢改定禮

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詔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

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

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

水經注引作會于濡水話

地理志涿郡故安縣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浸濡水亦至范陽入涑說文亦云濡水入涑按地理書皆言濡入涑而杜注獨言濡入易與班固正相反豈酈道元所云互

受通稱耶惟高陽則實無濡水宜正義亦以此譏杜也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玉櫝竿耳說文竿玉爵也此杜本廣雅竿

爵也不克而還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芊尹無宇

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說文昭以

爲章華亦地名也水經注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

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

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

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釋文普本或作溥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

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說後漢書濟南安王傳注引左

傳云王臣公下多公臣卿句袁紹傳注亦同案傳文云人有

十等杜注云王至臺以數記之自不當有公臣卿句公臣大

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玉篇引詁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輿眾也佐阜舉眾事也

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臧者也臺給臺

下微名也本疏馬有圉牛有牧說文圉圉人掌馬者牧養牛

人也鄭司農云養馬爲圉周禮注高誘淮南王書注主牛曰牧

杜本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

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

法詁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之法也本疏曰盜所隱

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

天息山南入于淮案汝水在楚北境文王滅息楚境始及汝

故云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
臺也詰馬融論語注陪重也韋昭國語注臣之臣爲陪王事
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
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
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詰庾蔚
之禮記略解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大宰還啟
疆曰臣能得魯侯還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
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
社稷以輯甯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
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董遇注無曰字引領北望日月以冀案隱冀亦作幾

讀曰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
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
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
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
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
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
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
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
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
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
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毛詩彼作此于何不臧者何也

漢書引傳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漢書謫作適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

曰因民三曰從時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詰說

文作邲云孟氏邑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

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

猜焉詰方言猜恨也廣雅猜疑也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

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

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

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詰案水經注淄

水下與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蓋指無山爲萊蕪之

山或謝息請得無山季孫僅與之萊柞耳乃遷于桃晉人爲

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詰說文人部儼長

壯儼儼也春秋傳曰長儼者相之髡部鬣云鬣髮鬣鬣也凶

部復有鬣字云毛鬣也象髮在凶上及毛髮鬣鬣之形也韋

昭國語注長鬣美須顙也杜本案字當从本訓卽如韋杜之

說亦當爲長髮之人不得云長須也正義欲申杜更屬曲解

又惠氏補注譏杜臆說亦非蓋杜又本之韋昭耳好以大屈

詰賈逵云大屈寶金可以爲劍大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

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諸侯于章華之臺與大曲之

弓旣而悔之遠敗疆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卽大曲也木疏杜取

此既而悔之遠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說苑辨物篇作公孫成子案成子產之諡也亦見外傳晉語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能入于寢門諸本作熊今從釋文改正賈逵云能獸也本疏案刊本作熊相沿已久今攷外傳亦作能韋昭注曰能似熊其說與說文字林合論衡無形篇亦作黃能釋文云今本作能者勝也能讀如字為允若奴來切則似三足鼈矣宋庠國語補音亦無左傳作熊之語明左傳舊本作能也水經注引作其神化為黃龍尤誤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說文殛誅也

虞書曰殛鯀于羽山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禹貢羽山在西南

鯀所殛此杜本其神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

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說苑晉祀

夏郊董伯為尸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說苑晉祀

三足則圓四足為方本疏子產為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

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

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漢魯峻碑析作所其子弗克負荷施將

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

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

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詩毛傳介甲也此杜本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泄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說文魄陰

神也魂陽神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

鄭雖無腆詰

小爾雅腆厚也此杜本

抑諺曰蕞爾國詰說文擻

兩指撮案今本蕞當作撮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置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

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

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底其賊人而取其

地故諸侯貳詩曰鵲鳴在原釋文鵲鳴本又作卽令兄弟急難又曰死

喪之戚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

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

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衛齊惡告喪于周

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註說

文陟登也憲敬也杜本案詩大雅文王陟降或疑此文恪係

降字之誤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註三傳異同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禮記注云周

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上同汲冢古文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世本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

圉字古今人表高圉辟方子雲都亞圉弟案此則雲都亞圉

實爲二人謚注作一人誤也正義又以爲二圉受追命無文

蓋未見汲冢書故也惠棟曰杜注蓋本汲郡古文外傳云高

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故服注云云馬融曰周人所

報而不立廟杜氏以經傳無報亞圉之文故異說 九月公

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本或作病不能禮惠棟曰今本禮

上有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則相字衍蓋襲上文相儀之

誤當从釋文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

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註賈

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史記集解聖人之後也註服虔云聖人謂

殷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後漢

書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註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

公之兄同上杜以有宋而授厲公史記世家作始有詰服虔

云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同上杜取此及正

考父詰服虔云正考父弗父何曾孫史記佐戴武宣詰賈逵

云三人皆宋君也御覽杜三命茲益共初學記引作詰賈逵

云三命上卿同上杜取此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僇三命

而俯詰賈逵云俯恭于僇僇恭于僇同上杜服虔云僇僇俯

皆恭敬之貌史記通俗文曲脊謂之僇僇音義說文僇僇也

僇僇也頽低頭也廣雅云僇僇曲也案莊子達生篇見俯僇

者義亦同循牆而走詰賈逵云言不敢安行也同上杜取此亦莫

余敢侮史記作亦饘於是饘於是史記以餬余口家語余詰

說文饘糜也饘饘也餬寄食也其其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詰王肅云謂若弗

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史記今其將在孔丘乎

若我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

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

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

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

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樛樛事國詰案石經燕燕樛樛下俱

旁增以字此後人妄加五行志引此或作宴宴居息盡賴事
國如涪曰賴古悴字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
時日月星辰是謂也〔註〕服虔云歲星之辰也左行于地十二
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
辰十二辰也是謂六物也〔詩〕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
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漢書〕引故以配日 衛襄公夫人
姜氏無子嬖人嬖始〔註〕說文嬖始女字也春秋傳曰嬖人嬖
始生孟縶〔註〕姓纂衛襄公生孟縶縶生丹為公子孟氏孔成子
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
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
子告之夢夢協〔註〕說文協眾之同和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

諸侯之歲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諸本〕能作弱今

〔從宋〕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

三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以示史朝

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
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

侯嗣吉何建

〔釋文〕何本或作可

〔註〕案可乃古何字建非嗣也二卦皆

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
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
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
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註〕服虔云魏晉邑榆州里名

〔水經〕元和

春秋左傳註

卷十六

七

郡縣志太原郡榆次漢舊縣春秋時晉魏榆地史記秦莊襄

王二年使蒙驁攻趙魏榆案今本史記作蒙驁攻趙榆次或

因注文有榆次而誤也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

不能言或馮焉

五行志引作神或馮焉說苑作有神馮焉

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

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

荀悅引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

漢書引莫保其性詰案漢

書引此正作信師古曰信猶保也一說信讀曰申鄭元士相

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說苑又引作莫安其信石言

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詰

王篇虎祁地名亦

作虎酈道元云汾水西逕虎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

凡有二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論衡

晉平公觴衛靈公于施夷之臺案施夷即虎祁也聲近而轉

耳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

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

舌是出唯躬是瘁咎矣能言詰

詩毛傳及說文並云咎可也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釋文俾本又作卑

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

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

偃師詰案史記世家分偃師為二人非索隱已引傳正之二

妃生公子畱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畱有寵屬諸司徒招與

公子過

史記管蔡世家索隱曰招或作茗或作遙並時遙反

哀公有廢疾

廢字从石經宋本改正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畱夏四

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詰

姓纂引左傳于宋大夫于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傳詰十六

三

三

三

隼之後陳干徵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
殺之公子畱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
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叔弓如晉
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
曰甚哉其相蒙也服虔云蒙欺也 史記集解 杜本此可弔也而又
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秋大
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杜郡國志琅邪郡陽都有牟臺杜
此案宋衛云商衛蓋爲定公諱惠氏補注所見亦同云昭公
事當紀于定公時革車千乘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
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
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

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
信則數人告將往服虔云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
攻我也 疏本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
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
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
惠茂不茂尙書 作懋爾雅懋懋勉也茂懋同杜本康叔所以服
宏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
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
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
玉以葬服虔云一日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

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上同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

於幄詰高誘呂覽注幄帳也此杜本加經於顙而逃詰說文經

喪首戴也使穿封成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

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

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宋本無國字晉侯問于史趙

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顙頊之族也一本

族作詰服虔云陳祖虞舜舜出顙頊故爲顙頊之族史記集解杜取

此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詰魏了翁曰由義如向書顙末之有由藥今案說文無由字

惟專字注云木生條也古文省弓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爲

出以此言陳將興如己仆之木復生專藥也杜注訓用失之

矣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詰賈逵云物莫能兩盛上同

杜取白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古今人表作瞽鄭眾云幕舜

之先賈逵云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

者同案裴駰集解用賈說杜注及小司馬用鄭說舜重之以

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

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

存矣詰案史趙述虞之世次皆係順序幕瞽瞍舜之先也虞

遂胡公舜之後也文法本明幕爲舜之先當以先鄭爲據杜

注取之是也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詰服虔以爲

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本疏二月庚申楚公子

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話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

時曰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

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話服虔云濮水名也水經京相

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同上杜遷方城外人于許周甘

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

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話顧炎武曰駘詩作

郃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今案釐當作豫地理志右扶

風釐縣是也班固原注豫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郃同音

胎郃駘豫本一字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

水鄉周大王所邑杜本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話

服虔云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

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本疏郡

國志樂安國博昌有蒲姑城杜同吾東土也巴濮楚鄧話說

文鄧曼姓之國今屬南陽吾南土也肅慎燕亳話韋昭國語

注肅慎東北夷之國去扶夷千里杜本吾北土也吾何邇封

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

髦說文作髻而因以敝之話說文弁冕也髻髮至眉也案弁

髦二物皆可以覆首杜注似合爲一非先王居檣杙于四裔

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話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

林以爲古瓜州也地生美瓜杜本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

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諸本蔑作滅今从石經及宋改正傳暴蔑其君而去其親與此同文韋昭周語注曰蔑猶滅也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于王亦有服義故往弔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礲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于產問其故對曰陳水族也火水妃也服虔云火離也水坎也易卦

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同太元經注引傳作水火

斐也斐古妃字爾雅妃合也杜本此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

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

女還六月卒于戲陽說文蕘字注云墨翟書義从弗魏郡

有蕘陽鄉讀若錡後漢書作蕘陽注引左傳文曰戲與蕘同

音許宜反郡國志魏郡內黃有蕘陽聚杜同此殯于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饕宰屠蒯趨入禮記作杜蕘鄭元周禮注作杜蒯請佐公使尊許

之而遂酌以飲王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鄭眾

春秋注云五行子卯自刑禮記疏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

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釋文十一杜取此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

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案禮記嬖叔乃李調也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釋文躒本作躒孟僖子如齊殷聘詁服虔曰殷中也自襄二十一年叔老聘于齊至今積二十年聘齊故中復盛聘周禮疏杜取此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詁說文云勦勞也春秋傳

曰安用勦民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齊惠樂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詁爾雅云彊當也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釋文本無伐字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

徒曰助陳鮑平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

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鉶率吉請斷

三尺焉而用之詁服虔云斷三尺使至于較大夫旗至較周禮

疏五月庚辰戰于稷詁案此即齊之稷下詳下二十二年杜

注以為祀后稷之處殊無所據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

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

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

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諸本作蘊今从說文

詁說文蘊積也从水溫聲春秋傳曰蘊利生孽大戴禮記千

乘篇稱孔子語作委利生孽詩毛傳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

此杜本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

子召于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詁郡國志

齊國西安有棘里亭杜同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

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

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

陳錫載周周語引詩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

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

鄭詁說文鄭琅邪莒邑春秋傳曰取鄭杜本獻俘始用人於

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釋文視詩作示案佻之謂甚

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

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郕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

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

任是以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

夫人之力弃德曠宗詩毛傳曠空也杜本此以及其身不亦

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

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

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萇宏曰今

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

歲在不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雍也諸本作壅今從前傳改歲及大

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

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感此感字釋文石經及諸刻本並作感刻本不誤惟此一處今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祚當作胙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太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

盟于禋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釋文一本作夢以帷幕孟

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

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說文造从艹草貌釋文引說文亦

同案李善長笛賦注云造弄蓋小曲也說文曰造倅字如此

今說文無造字并無此解疑後人刊落多矣五經文字廿部

造字注云初又反倅也春秋傳从竹因相沿已久姑承之又

案列女傳趙簡子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津女娟攘卷操楫

而前曰妾願備持楫簡子造之與此亦同意張衡西京賦屬

車之造薛綜注造副也杜本此反自禋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
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
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雍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
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禮詁魯語
署位之表也署著聲近義同說文禮帶所結也春秋傳曰衣
有禮案杜注禮領會疑非觀傳下視不過結禮之中則說文
爲是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
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關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

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
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
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
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
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忘君君不顧親
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

山詁案歐陽忞輿地廣記荊州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

也申無宇曰不祥五姓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單成公卒

楚子城陳蔡不羹

釋文羹舊音郎詁案地理志作更字

賈誼新書引作陳蔡葉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
曰詁案外傳作范無宇賈誼新書同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

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管子大匡云鮑叔曰先人有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案僖七年傳子文聞申侯之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是皆引昔語之證知擇二字音亦通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詰鄭眾云子元卽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眾偏弱昭公使至殺死本此杜取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詰賈逵云五大謂天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眾云天子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弃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也不在廷不當使居朝廷

爲政也本案疏引先鄭說可證賈義杜注似非親不在外羈

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詰楚語范無宇曰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案此則京屬叔段櫟屬厲公惠棟曰左氏約舊史而爲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并京既無明文杜注不足據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詰鄭眾以渠丘爲無知之邑本疏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詰說文掉搖也春秋傳曰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欸于唐因其眾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

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

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

朝而塋杜本說文塋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塋杜本案今

本作塋考鄭元周禮車僕注引此亦作塋蓋二字本同也玉

篇塋補鄧切下棺也或作塋正義云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

作塋皆聲相近而轉周禮鄉師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杜本

此弗毀則日中而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

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

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

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石經及諸本無

公字今从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

懷寵光之不宜詩作龍光廣雅龍寵也商頌何天之龍鄭

箋云寵當作寵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詩爾雅

在終也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

復取鄭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公子憖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

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

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說文坻水渚也案詩毛

傳坻水中高地也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汙小汙曰坻義並

與說文同杜注坻山名非下言有肉如陵亦止取陵阜爲義

不必如正義所云取山方可以對水也又坻非山名劉炫說

是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澠水經

注澠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漆水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
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
焉其以中僑也話夏小正俊也者大也俊僑同齊君弱吾君
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彊御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
事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話說文旰晚也春秋傳曰日旰
君勞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
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
成虎懷寵也 六月葬鄭簡公話惠棟曰杜注云經書五月
誤此杜謬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
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說而移其次于後
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

話地理志中山國新市應劭曰故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本

此遂入昔陽話案昔陽蓋鼓國都當在鉅鹿下曲陽地理志

鉅鹿郡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杜

注謂昔陽肥國都在樂平沾縣誤劉炫亦云二十二年傳云

昔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下遂襲鼓滅之

則昔陽爲鼓都斷可知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繇皋歸

周原伯絞虐其興臣使曹逃話詩毛傳曹羣也此杜本冬十月

壬申朔原興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甘簡公無子

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

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鮒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

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季平子

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
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
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詁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顧氏以
爲再命稱人本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
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
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
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
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

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詁

說文恤憂也此杜本案湫

攸與愁同音亦卽恤恤之義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

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詁方言廣雅枚凡也案凡與

汎同義杜注汎卜吉凶卽此意哀十六年枚卜亦同遇坤三

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

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

彊諸本作強从石經宋本改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

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

其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

其其養三德爲善諸本作供今據董本改詁董遇注本爲其養解云盡

其所以養成三德也惠棟云古供字作其董季直本是訓爲

盡其恐非三德謂黃裳元也杜注亦誤非此三者弗當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
 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予乎去我者鄙乎
 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詰服虔云已乎決
 絕之辭本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
 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楚子狩于州來釋文狩本作守
 次于潁尾詰水經潁水又東南至潁縣東南入于淮道元
 云楚子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釋文督本又作袞古
 今人表又作篤詰惠棟云督與袞通說文云袞背縫莊子養
 生篇曰緣督以為經亦謂背縫也方言曰繞繡謂之繡掩郭

氏曰衣督脊也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
 乾谿以為之援詰陸賈新語楚靈王為乾谿之館築乾谿之
 臺高五百仞欲登浮雲窺天雨雪王皮冠釋文一本作楚子皮冠秦復
 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詰賈逵云析父楚大夫
 集案楚語作僕夫子皙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諸本作級今从石經及宋本
 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詰世本康叔子康伯名髡史記
 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同司馬貞曰牟髡聲
 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攷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父
 子不宜俱謚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惠棟云馬融王肅尚書
 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叔更封為衛侯其子

始以康為謚索隱之說未盡然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

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詁服虔云有功德受分器史記集解王其

與我乎史記與作子下同對曰詁史記作析父對曰索隱曰據此是

右尹子革之辭史蓋誤也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

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詁說文篳藩也藍路大篳也史記作

篳露藍篲服虔云篳路柴車素木車也篲縷言衣破壞其縷

藍藍然同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詁服虔云草行曰跋水行曰

涉同惟是桃弧棘矢詁服虔云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

地山林無所出也同以其禦王事齊王舅也詁服虔云齊侯

伋成王之舅同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詁服虔云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

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同舊許是宅詁服虔云昆吾

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同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詁案楚語止舉陳

蔡不羹故曰今吾城三國而此下云四國內外傳文多互異

非獨此也韋昭解云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

亭所云不羹亭似不可以為國杜注蓋誤又杜預春秋地名

羹城定陵縣西北有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

不羹亭與韋注正別是必以定陵之不羹亭在東故曰西不羹城以別之又案賈

與不羹據此或左傳脫去葉字並葉數之故言是四國者顧
炎武亦以為左傳或脫去葉字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
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
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一本無君王命剝圭以為楬秘

詁說文剝剝也威戍也戊斧也

杜本此

案今本作鍼非廣雅秘

柄也鄭注考工記秘猶柄也今本秘作秘誤从鄭注定正敢
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詁說文摩研也从手麻聲
王出岳本葛本秦本並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詁
賈逵云三皇之書文選墳大也言三王之大道又云素王之

法又云孔子作春秋素王之王文也

同上

又云三墳三王之書五

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曰張
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防書曰誰能典朕
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八索周禮八議
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
云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刑八索八卦
九丘九州之數本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詁案文
選注引作周穆王無昔字今攷似當作昔周穆王蓋楚有穆
王子革對楚子言故加周字似非引書者以意增改也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文選注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詁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為王圻千

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

本案賈疏

達本作祈昭與家語同馬融本作圻昭又案招當作常搖反招與韶通孟子徵招角招史記帝舜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此其證也杜注以招爲祈父之名殊無所據當以賈義爲長以

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家語作文宮非祗宮在南鄭

汲郡古文穆王元年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初學記作祈宮馬融云圻內游觀之宮也案此則馬本又作圻字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

韓詩章句云愔愔

和悅貌李登聲類云愔愔和靜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

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家語作刑民

詰案王肅云刑形之誤也惠棟

曰古刑字皆作形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家語作豈期

晉伐鮮

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遷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還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洎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

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詁

史記作僂越大夫常壽過索隱

日僂辱也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

本疏王奪鬬韋龜中犇又

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

史記作曼故遠氏之族

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

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詁

潘耒云案

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

而居之則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觀起

史記索隱觀作官古今人表師古注

日觀音工喚反此可補陸氏釋文之闕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

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

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

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

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

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

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

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

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

之曰欲速且從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

釋文獬本或作籜

史獬先入因王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

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詁

水經注沔水下竟陵

國城旁有甘魚陂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者也公子弃

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

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

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

子知擠于溝壑矣書疏引作擠王曰余殺人說文擠排也王曰余殺人

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話服

虔云聽國人欲為誰史記集解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

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

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公夏話

說文公綠水而下也从水公聲春秋傳曰王公夏應劭漢書

注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人江將欲入鄢釋

入本又話服虔云鄢別都也同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史記奸作犯後漢書注話服虔云斷王旌執人于

章華宮同杜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

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史記作遇王飢于話吳語曰王

獨行屏營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日

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

以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于棘圍棘圍不納

乃入芋尹申亥氏焉孔晁曰棘楚邑圍門也夏五月癸亥王

縊于芋尹申亥氏話淮南王書靈王餓于乾谿食莽飲水枕

出而死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釋文謂子干

日話案石經亦無日字係後人旁增今據刪不殺弃疾雖得

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

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人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史記

作棄疾使船人 **話**案史記作船人走呼則此傳周當作舟古

从江上走呼曰 **話**文舟周通詩小雅舟人之子鄭箋云舟當作周聲相近故也

卽是一證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皆曰王

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

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

殺丙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實訾敖**話**案訾地

名蓋卽前訾梁之訾在楚東境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

豫章獲其五帥史記作率 **話**服虔云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鄧尹

午陵尹喜史記集解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

舉職召觀從王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

尹**話**賈逵云卜尹卜師大夫官同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

雙櫟之田**話**漢地理志南陽郡雙櫟圖經春秋時楚雙邑櫟卽

十一年鄭京櫟案此蓋攷雙櫟附近之田非盡致二邑也杜

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亦屬臆說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

路將命寡君以雙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雙櫟

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

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

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釋文詎本又作詢而呼曰是

區區者而不余卑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

歸初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

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詰賈逵云巴姬共王妾同上杜使五人齋而長入拜

說文齊側皆反一本又作齊康王跨之詰服虔云兩足各跨璧一邊同上靈

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詰

廣雅紐謂之鼻鄭注周禮曰紐小鼻也高誘淮南王書注紐

係也王充論衡曰後共王死招爲康王傳作至子失之圍爲

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懼誅死皆

絕無後棄疾立竟續楚嗣如其神符鬬韋寃屬成然焉且曰

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

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詰服虔云謂國

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同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詰服虔云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同好惡同上取國有五難

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

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詰服

虔云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同上可謂無謀爲羈

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

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文

注引作君城外屬焉史記作方詰案杜注城方城也可見左

居陳蔡傳本無方字苛慝不作釋文本詰案漢書酈食其傳曰好荷

禮師古曰荷與苛同惠棟曰古苛字本作荷檀弓泰山婦人

曰無苛政釋文云苛本亦作荷毛詩序曰哀刑政之荷今本

作苛漢張表碑亦以荷爲苛盜賊伏隱私欲不違詰服虔云

不以私欲違民心

史記集解杜本此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

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

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

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

晉文不亦是乎詰服虔云皆庶子而出奔

同上

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

古今人表無作亡

隰朋以爲輔

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詰賈逵云齊桓出奔

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同上杜

從善

如流詰服虔云言其疾

同上杜

下善齊肅不臧賄不從欲施

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

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

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詰服虔云子餘趙衰

同上

有魏犢賈佗

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詰賈逵云齊以女妻之宋

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納之

同上杜

有欒卻狐先以爲內

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

詰服虔云皆棄民不恤

同上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

二君者異於子干其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

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虎祁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

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詰地理

志東海郡良成郡國志下邳國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

杜本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

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

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

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詁說文

芻割草也飼牲曰芻草薪曰蕘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

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

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

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

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

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詁爾雅底致也杜本

此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

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

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

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

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其則不明不明棄其

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閒朝以講禮詁賈逵云朝天子之法禮記服虔同崔靈恩以

爲朝霸王之法同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

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

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說文旆繼旄之旗也沛然而垂案說文本爾雅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僉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話爾雅勤勞也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話說文饋餽也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

可弃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禮記疏引作丞話鄭眾云爭所謂承次貢賦

輕重本疏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

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話鄭眾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

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

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王肅以爲鄭伯爵而連男言

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本疏賈逵云鄭伯爵在男畿詩案杜

取王肅說外傳及孔氏家語皆作南高誘淮南王書注任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故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
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詁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
同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
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
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詁案杜注蒙裹也蒙無裹覆之義蓋
借冢覆之冢作訓蒙冢音同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
飲冰以蒲伏焉詁說文匍手行匍伏地正義蒲伏卽匍匐案
與昭二十一年扶伏同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
子歸子服湫從詁釋文云子服湫又作子服椒止一人耳惠

棟曰案湫本與椒同音說文湫从水秋聲荀卿子引詩曰鳳
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蕭秋蕭協韻明秋亦作椒音惠伯
名椒獨此作湫者聲之誤也晉以來惟徐仙民識古音諸儒
皆不及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
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
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
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
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詁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
東二十里有中人城水經注張華博物志唐關在中人西北
杜同此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
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詁案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

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女陰原注故胡子國陽安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于楚南陽宛原注故申伯國又攷荆爲楚舊名上句言楚故此句文法變言荆耳孟康注可據也杜注荆荆山失之豈靈王時六國並遷于荆山之下乎平王卽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

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使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鮒案古今人表作叔漁恐誤如伯魚名鯉司馬子魚名魴可比例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

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詰案此西河亦如檀弓篇言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蓋指臨晉夏陽等地在河之西與魯更遠杜注云西使近河非也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五終

長沙王先慎校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六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詁十七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昭公三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詰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本世族譜司徒老祁爲一人慮癸爲一人上同僞癰疾諸本作廢從石經改正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詰說文逞通也楚謂疾行爲逞春秋傳曰何

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
 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督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
 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石經宗誤作宋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
 幼養老疾收介特詒廣雅介特獨也方言物無耦曰特獸無
 耦曰介案介與个古字通徐鉉以个字不合六書之體云當
 作介誤矣惠棟曰馬融頌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注
 介特謂孤介特立也杜氏以為單身民非馬義救災患宥孤
 寡詒服虔以宥為寬赦其罪本疏赦罪戾詒姦慝詒廣雅詒責
 也杜取此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詒賈逵云物
 官量能授官也鄭眾云物官相其才之所宜而官之是也同上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
 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
 立著邱公之弟庚輿諸本皆作與案古輿與字通今蒲餘侯
 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
 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釋文厭本
 亦作慶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
 辛居鄖以無忘舊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
 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
 田晉邢侯與雍子晉語作爭鄩田久而無成詒說文鄩晉
 邢侯邑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詁家語引作弊罪王肅

注云弊斷罪歸邢侯鄭司農周禮大司寇注引作弊獄邢

侯疏同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

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

紂也驚獄詁周書豐保曰十敗六曰佞說驚獄韋昭曰驚賣

也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詁

家語引作默王肅注默猶冒苟貪不畏罪下昏墨亦作默殺

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家語引作咎繇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詁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

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本疏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韋昭曰

陳尸曰施惠棟云尸陳也謂殺而陳其罪哀廿七年傳曰國

人施公孫有山氏是也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

戮施莊子曰畏宏施史記拖陳餘蓋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

施云廢亦非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滅詁服虔讀滅爲咸下屬爲句不爲

末者不爲末殺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言叔向是義本疏

案家語亦引作不爲末或曰義王注云末薄或左傳作咸今

考左傳本亦作滅滅咸古字通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

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

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猶作由古字通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詁說文祲精氣成祥春秋傳曰

見赤黑之祲氛祥氣也王逸楚辭章句祲惡氣貌韋昭曰氛

祲氣象也凶曰氛吉日祥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云云

本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鬻人而卒去樂卒事

禮也楚費無極史記楚世家作費無忌索隱曰左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伍子胥傳及淮南王書亦

同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

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詒服虔以辱從

下讀訓之謂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

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

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

災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

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詒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

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水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

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

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

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

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

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

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

民知義所有死命水經注引傳文作死義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

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焉鞅歸諸本

作戴今从石經及宋本改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

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曰

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語五行志作墳案律歷志鎮星

皆作墳墳鎮古字通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

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饗器於王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

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五行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

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語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

國杜取此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語說文砮水邊

石从石土聲春秋傳曰闕砮之甲按今傳作鞏容古字通九

經字樣砮音拱水邊石也見春秋或唐本尙作此砮字武所

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

鉞鉞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

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饗器旌

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

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五行志引作正

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語晉語曰秦伯納公子董因

迎於河章昭注因晉大夫辛有之後也引此傳爲證晉於是

平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
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
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焉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謂
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
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猶
太子也又非儒篇云儒者云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
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
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
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
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惠棟曰

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與喪服傳異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
後娶達子之志也又云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
後娶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期安得引以爲證公孟
子卽公明儀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
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
禮無大經矣詰服虔云經常也常所當行也本言以考典典
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五行志
焉作安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
嘉殺之遂取蠻氏旣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二月丙申齊師

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詁郡國志下邳郡取慮有蒲姑陂山陽郡昌邑

有甲父亭杜同此元和姓纂甲父古諸侯以國爲姓甲父氏見

釋例杜取此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

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

既滅詩作周宗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作勤其是之

謂乎二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

朝無有不共恪釋文共作恭疑轉寫之誤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

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詁服虔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

爲所笑本疏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

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

信刑之頗類詁服虔云讀類爲類解云頗偏也類不平也同上

顧炎武云類當作類二十八年解類戾也獄之放紛會朝之

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

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

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

詁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大祖同上有祿於國有

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詁服虔以爲其祭在

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同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

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釋文作僻蓋傳寫誤而皆及執政是先

王無刑罰也子甯以他規我宣子有環詁說文環璧也肉好

若一謂之環與爾雅同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詰爾雅謁告也說文謁白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命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詰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同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諸本作賢從釋文改正）吾

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詰說文銳芒也廣雅蔑小也蔑銳

字通此杜本

服虔云銳折也

宋本疏今據惠本增入

案銳是鋒芒不得爲

折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

或作賈本

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

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詰廣雅次比代也）以艾殺此地斬

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詰說文藿莖草也廣雅藿藿也）世有

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

寶賄

釋文賄或作貨

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

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驥賦野有蔓草話說文僑爲差跌兒春秋傳曰晉有子僑案今本作驥說文驥參差也義蓋通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蔕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詁周書曰習實爲常美惡一也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詩小雅穆作菽

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詁廣雅集安也杜本此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詁周書嘗夢曰乃命少皞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汲郡古文或曰少皞名

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律歷志引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詁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本疏故爲雲師而雲

名詁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上炎帝氏

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詁服虔云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上

其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詁服虔云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

中水上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詁服虔云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

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同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初學記引作少

吳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文選注引傳作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後漢書注引無者字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王符引作

司寇也說文爽鳩氏王符引作尸司馬也說文王雉也鳴鳩氏司空也王符引作尸爽鳩氏

五鳩鳩民者也說文爾雅鳩聚也五雉為五工正賈逵云西

方曰鷩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鷩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

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翟雉攻皮之工也伊雉而南曰翬雉

設五色之工也本疏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

也同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賈逵云春

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

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

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喑喑畫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

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鷩鷩趣民

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又賈服皆云鷩鷩亦聲音為名也本疏

案說文九扈農桑候鳥扈民不姪者也春扈頌盾夏扈竊元

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喑喑宵扈嘖嘖桑扈竊

脂老扈鷩也又案扈字說文或作鷩籀文作扈古字並通說

文廣雅竊淺也扈民無淫者也杜取此自顓頊

以來說文服虔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

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月令正義

又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

官為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曰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

序又路史後五經通義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小而王以

紀卷之九致太平常自愉儉謙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為諡

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

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後漢書注引作其信詁石經載此文作官學在四夷重一官字案王肅

注云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據此似正文本有

官字轉寫失去又月令正義引王肅云郊中國也故吳伐郊

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在

四夷疾時學廢也晉侯使屠

如周請有事於洛與三塗

水經注引作三畝高誘呂覽詁高誘云三塗之山陸渾之南

注雖作洛今从之以下並同詁淮南王書甚宏周室之執數

故假道於周農宏謂劉子曰詁淮南王書甚宏周室之執數

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客

容猛非祭也高誘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警戒備高誘注引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

白棘津詁服虔云棘津猶孟津也水經徐廣曰棘津在廣川

上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詁山海經鹿

蹄之山甘水出焉案此在今河南宜陽縣東南當即甘鹿也

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

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詁賈逵云天漢水也

或曰天河

宋本御覽賈逵解

申須曰

漢書引作申繻當由桓公時申繻而誤

彗所以除

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

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漢書引無之字

火出而見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詁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

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

本疏

其居火也久矣其

與不然乎詁顧炎武云邵氏曰其與語詞猶曰其諸案邵說

是與字當改讀平聲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

五月

律歷志引傳省去二於字

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

詁石經此下有六物之占四字旁增非唐人刻惠士奇曰當

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晁曾以唐石經校蜀石經碑中所

增疑皆出晁氏之手學者詳焉蓋蜀時服虔左傳尚存也御

覽八百七十五卷所引有此四字蓋服虔本如此今據增入

在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

漢書引以下三句皆無也字

陳大皞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

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

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漢書引無其字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礪

磬玉瓚詁說文瓚玉也春秋傳曰礪磬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

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

周禮大卜注引作魴釋文

云魴音附左傳作魴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

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詁說文餘艘舟

名案今本作餘皇釋文云經典通用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

環而塹之說文塹阨也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

光呂覽作王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眾亦有

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

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宏曰毛得

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鄭眾云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刑

禮記疏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

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張

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火之始也七

日其火作乎張晏曰火以七為紀戊寅風甚壬午大甚釋文

一作甚火甚五行志作夫甚者又更甚也案此大字當作太音

宋徧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高麗本庭作廷舊說皆云炎

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本疏服虔云大庭氏古亡國之君在

黃帝前其處高顯周禮以望之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

木疏曰宋徧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

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

吾身泯焉弗良及也服虔云弗良及者不能及也上國遷

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

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詁高誘曰有新客案出之為觀豐也

禁舊客為露情也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詁鄭眾

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周禮韋

昭云周氏曰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要

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杜本案周氏謂

周仲文漢儒說春秋者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

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

司宮詁說文儆戒也春秋傳曰儆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

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詁廣雅所熱也玉篇燬與

所司炙也又熱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

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詁先儒注左

傳者皆曰回祿火神本疏祈于四鄰詁鄭水庸也書焚室而寬

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鄆

人籍稻詁說文鄆姁姓之國春秋傳曰鄆人籍稻讀若規渠

之渠杜取此服虔云籍耕種於籍田也本疏邾人襲鄆鄆人將閉

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人之盡俘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

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鄆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往者

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

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鄭子

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詁說文祓除惡祭也禳祀除

癘殃也振除火災禮也詁廣雅振棄也此乃簡兵大蒐將

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

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

諸本皆作向今從釋詁案古向字皆作鄉說文向北出牖也

文及尔本改作鄉 惠氏以向爲俗字亦誤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

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文選

左傳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

危鄭眾周禮注引傳則作必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

也既尋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甯居卜筮

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

陴詁服虔云憫然猛貌也本案方言廣雅並云憫猛也說文

憫武貌憫憫字同杜取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

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

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啟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

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

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

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

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

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

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水經注引作析實白羽地理志宏

農郡析郡國志析故楚白羽邑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地理志南陽郡陰師古曰

即春秋左氏傳所云遷陰于下陰者也今襄州有陰城縣

此令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

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邾陽封人之女奔之賈

逵云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本說文邾楚邑也春秋傳曰邾

陽封人之女奔之杜取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

無極爲少師詰服虔云楚大夫史記集解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

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

氏至自秦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甯請師二月宋公

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夏許悼公瘞詰服虔云

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瘡寒疾也御覽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

藥卒太子奔晉詰服虔云經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弑其君

買止悼公子襄太子也公疾不瘳止獨進藥雖嘗而不由醫

同書曰弑其君詰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

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

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弑告於諸侯也同君子曰盡心力以

事君舍藥物可也詰服虔云原止之無惡意藥物不由醫無

以加壽命有終故曰舍藥物可也舍止也一曰此刺無良史

物讀爲勿止實孝能盡心事君舍藥勿以罪之上同邾人邾

邾人邾

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
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
若大城城父而實大子焉史記案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也
此潁川郡之城父正楚北境非沛郡之城父也下言將以方
城之外叛可證城父相近有汾邱襄十八年傳楚伐鄭治兵
於汾戰國策楚北有汾陘之塞是矣高誘曰楚北境之邑今
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南方謂吳越也今考云沛國城父
誤惠氏引此有意與杜異亦誤裴駰集解亦云潁川城父縣
亦一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
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
伐莒莒子奔紀障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

爲髮婦

釋文髮本又作釐

詁說文髮無夫也

杜略

及老託於紀障紡

焉以度而去之詁

釋文裴松之注魏志曰古人謂藏爲去正

義引字書去作弃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弃東人
輕言爲音莒顧炎武曰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
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
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水
經注引作取其繡而夜絕此略舉傳文大意耳及師至則投
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詁
說文絕以繩有所縣也春秋傳曰夜絕納師師鼓譟城上之
人亦譟釋文一本作上之人亦譟莒其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
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

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

詁說文懷懼也春秋傳曰駟氏懷廣韻作懷案今本作聳音

義亦同杜本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

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

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

昏詁鄭司農云札爲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周禮爾雅

瘥病也賈逵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杜本

取注此廣雅殯死也鄭元尚書注昏沒也晉語君子失心鮮不

夭昏與此同釋文云字林札夭死也瘥作殯今又喪我先大

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詁服虔云祔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本疏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詁服虔云二三老駟偃家臣同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

曰無過亂門詁呂覽作詩曰無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高誘注

逸詩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

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

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

人城州來沈尹戌曰詁王符潛夫論曰左司馬戌者莊王曾

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高誘呂覽注曰沈尹戌莊

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案杜注兼采二說不知何

據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

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詁說文挑撓也一日撓也能無敗

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縣入潁此杜本國人請爲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說文繫傳價見也覲當作價今經傳文皆通作覲字姑仍之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說文案石經改刻作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今考戰國策云語云怒於室者色於市卽是一證然古人句法往往參差今未敢據改姑仍之晉書苻堅傳怒

其室而作色於父句亦昉此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說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本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

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

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說廣韻作五

奢案呂覽孟冬紀伍員作五員石經初刻五字皆較他字微

小疑初刻作五重磨者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

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

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

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

人執已以至詰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上同王曰言出於

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

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

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

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

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

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詰風俗通作堂云

堂楚邑大夫五尚為之其後氏焉棠與堂古字通見魯峻

碑文君或作尹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

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

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

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詰服虔云相

從愈於其死本疏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

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詰服虔云欲取

國集解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諸焉公羊史記吳越

春秋竝作專諸詰賈逵云鱣諸吳勇士同上杜而耕於鄙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於

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

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

向勝向行於其廩詰說文廩穀所振入宗廟黍盛倉黃廩而

取之故謂之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

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甯之子
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
司寇與鄆說文鄆衛地今濟陰鄆城有役則反之無則取
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
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
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
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
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
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

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

諸本皆華上有使字今從之話案

正義云云亦別無他本可據蓋就理而論者今就時勢而論
則非公孟不善怨者眾矣華齊陰爲齊豹用可知惟一宗魯
豹雖有德於彼尚未得其心猶必先告之令勿致死迫擊公
孟宗死而華免其爲豹所使顯然何云必不得有使字耶宗
魯驂乘及閭中說文閭巷門杜略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
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
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魑駼
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
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
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

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
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
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
於朝曰阿不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
臨敝邑石經照作昭今從宋本改正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
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
馬賓將擲賈服云謂行夜達服虔同周禮疏稱賈杜子春日春秋傳
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讀爲造次之造謂擊鼓夜戒守也又云
趣與造聲相近故曰終夕與燎賈公彥曰賈服讀字與子春
異惠棟案子春受學於劉歆歆傳左氏春秋以趣爲擲必有
依據史記亦以趣爲擲賈服後於劉杜唐人咸所尊尚故不從其說

今案說文亦與賈服同云取夜戒守有所擊春秋傳曰賓將
擲鄭康成讀莊列切切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艸
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
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
執鐸說文鐸大鈴也終夕與於燎釋文無於字云一話古本作終夕與於燎本無於字杜子春周禮注可據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
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
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
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
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說文坐地相次比也衛大夫貞子名坐從比土聲案貞子名喜不名坐未詳何據賜析朱鉏諡

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甯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詰案羣經音辨作苑云姓也於阮切春秋傳有苑何忌賈音與陸音異又苑羊牧之亦作苑音于元切與釋文合同是一姓而分兩音未詳何據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詰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

向宜向鄭楚建鄴甲

諸本誤作申今從石經及宋本改正

出奔鄭其徒與華氏

戰于鬼閭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甯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文選注引詰說文詁誤詭恥也或從詢廣雅詭恥也杜本此定八年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甯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慝以歸詰說文慝字下引春秋傳曰宋司馬慝字牛案此條可補注家之缺以司寇爲司馬疑誤曰

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慳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齊侯疥遂店話說文疥搔也店有熱瘡春秋傳曰齊侯疥遂店案疥梁元帝云當作瘡兩日一發瘡顏氏家訓引作齊侯瘡遂店又云今北方猶呼瘡疾爲瘡瘡正義云後魏之世嘗使李繪來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字云疥當爲瘡瘡是小瘡店是大瘡瘡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期而不瘡話說文瘡疾愈也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話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嚚

大史也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

本疏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話服虔云上下謂神人無怨上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注君外內頗邪話釋文頗普何切案頗當讀上聲何卽負荷之荷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

女詁說文撞尹擣也斬刈民力釋文刈本輸掠其聚以成其

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

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

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

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澤之萑蒲風俗通義引作莞蒲舟鮫守之詁說文御禁苑也

從竹御聲春秋傳曰澤之舟鮫字又作鮫莊述祖云舟鮫當

作舟鮫周禮獻人音義云獻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鮫同又音

御獻即籀文鮫舟鮫掌澤之官鮫無取疏及音義皆就本字

釋之誤矣愚案鮫與虞音同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是也

數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所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

政偏介之關詁韓詩章句介界也文選案杜注介隔也本易

兌卦注義亦通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

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詁詩毛傳

違去也辭綜東京賦注肆放也杜本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聊攝以東詁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水經

同郡國志作蓼城姑尤以西詁案齊乘姑即大姑河尤即小

姑河姑水起北海至東海行三百餘里繞齊東界故曰姑尤

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詁風俗

通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杜本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釋文責本又作債十二月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

田也旃以招大夫家語旃作旌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

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詒

倉頡篇韙是也釋文小爾雅同辭綜東京賦注韙善也此杜本齊

侯至自田釋文田本作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

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詒

說文燂煖也春秋傳曰燂之以薪廣雅同杜本此宰夫和之齊

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詒案後漢書劉梁傳引春秋傳

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注云左傳劑作齊是齊當才細

反爾雅濟益也杜本此詩毛傳泄去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禮記中庸作奏假今左傳作設設與假通鄭氏少牢饋食

禮記中庸作奏假今左傳作設設與假通鄭氏少牢饋食

禮注曰古文嘏為格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

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詒服虔云歌氣也疏二體

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詒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

律謂七器音也疏服注云七律謂七器言黃鐘為宮林鐘為

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

外傳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

星在天龍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月也臯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周禮疏書樂志五魏八風詁賈逵云兌爲金爲闐闐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皐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同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詁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搏心捐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曰如琴瑟搏益釋文董遇本專作搏音同惠

陳曰管子內業篇史記樂書皆以搏爲專壹鄭氏樂記注引作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水經注引作古而不死何樂如之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地理志荊作荊詩疏引作季訓水經

注引有逢伯陵因之地理志伯作柏古今人表同蒲姑氏因之史記周本紀遷其君

薄姑漢書五行志地理志正義水經注並同案蒲與薄通古本或一作薄也此蒲字當讀作薄詁地理志

琅邪郡姑幕應劭曰左氏傳薄姑氏因之案姑幕卽薄姑反

語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氏殷

諸侯封于此周滅之也而後太公因之詁水經注引作始爽

鳩氏居之逢約陵居之太公居之古若無死諸本若誤者今從石經及宋本

改爽鳩氏之樂釋文之樂一非君所願也水經注引作鄭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水濡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詁說文狎犬可習也案狎宜訓

習為是杜以輕訓狎蓋本廣雅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

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詁唐石經初刻

作萑蒲後改萑苻惠棟案韓非子內儲說引此事作萑詩小

弁云萑葦漚漚韓詩外傳作萑古字通也今考水經注引作

萑蒲文選注同韓非子載此事鄭少年相率為盜處于萑澤

游古率車騎與戰與左氏徒兵異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

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家語引作詁鄭元周禮注糾猶

糾也察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詁家語此句之上多寬猛相濟句詩曰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詁說文汔水涸也或曰泣下從水氣聲詩曰汔可小

康案詩大雅毛傳訓汔為危鄭箋訓為幾正義云孫炎曰汔

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訓為幾也昭二十

年傳引此杜注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

如此爾雅康安也詩毛傳綏安也鄭箋康綏皆安也杜本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詩毋從以謹無良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詁案詩本皆作懔說文懔通也從心瞢

聲又慘字注云毒也從心參聲蓋古字通糾之以猛也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話賈逵云愛惠也史記集解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五行志引泠州鳩曰釋文本王其

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

也天子省風以作樂話應劭曰風土地風俗也有中和之風

以作樂然後可易惡風易惡俗也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

不窳話高誘呂覽注云窳不滿密也大者不窳話案說文手

部徐鉉新附有窳字云橫大也从手瓠聲玉篇瓠胡化切寬

也廣韻作瓠云寬也大也五經文字本收瓠字云戶化反見

春秋傳則此字不宜从木旁則和於物物則嘉成故和聲

入於耳而臧於心心億則樂話說文億安也杜本窳則不咸

釋文云咸本或作咸漢書同唐石經初刻作咸後作減話惠棟曰咸本古文咸故下云

心是以咸从咸為是也瓠則不容心是以咸感實生疾今鐘

瓠矣王心弗堪話漢書堪作或孟康云古堪字尚書西伯戡

黎說文引作或郭璞爾雅注又作堪黎釋文本案古字堪或

通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

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

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

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

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

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

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宋華費遂生華貊華多僚華登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

諸本誤雒

今從說文 詁說文雒鳥也春秋傳有公子苦雒華登帥其餘

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

詁服虔以君字上屬孫毓以君字下屬本疏釋文云而不能送

亡君絕句案釋文蓋從服氏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詁說文微幟也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案今本作徽非是說

文微斜幅也一日三糾繩也然陸德明云說文作微則字誤

從微已久杜注微識也釋文云本或作幟則杜時字尚不誤

故訓從說文服虔通俗文微號曰幟私記曰幟眾從之公自

揚門見之諸本誤楊今從宋本改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英如齊致死齊致死莫

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

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

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

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

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楮邱詁郡國志陳國長平有楮邱

城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鷺詁說文雒小爵也廣雅爾雅舒

鴈鷺李筌太白陰經黃帝設八陣之形鴈行鷺鸛天也 案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鸛

旋飛爲鸛并鷺行亦皆成列故陳名倣之子祿御公子城莊

墓爲右釋文莊墓本或作莊墓父 于犂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詁王肅

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案此則傳本無華字相遇城還華豹

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詁說文彎持弓關矢也

杜本此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

不狎鄙杜取詁服虔云狎更也此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

一日城言我不狎習故鄙疏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釋文本或作匍匐同折軫又射之死干犇請一

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

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爲樂氏矣驅曰子無我廷詁說文廷往

也春秋傳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

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

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

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旣許

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

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

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

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

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

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

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莒子

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詁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城門

也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水經注系水傍

城北流逕陽門西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司馬貞曰稷側音近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本疏杜取此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惟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甯華定華緇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顧炎武云石經士誤作氏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

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

人 王子朝

古今人表作鼂五行志同師古曰鼂古朝字

詰賈逵云景王之長庶

史記集解杜取此

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詰古今人表有

賓孟師古曰卽賓孟賈逵云賓孟子朝之傳也王愛子朝因

愛其傳故朝起竝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竝談說之欲立朝

爲大子周語云景王欲殺下門子賈逵云下門子周大夫王

猛之傳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猛傳

本疏欲立之劉獻公之庶

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

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

自憚其犧也

文選注引作自憚其爲儀也多爲字故衍之

詰說文犧宗廟之牲也

賈侍中說此非古字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

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詰賈逵以爲

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眾以爲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

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爲然本疏案服氏遵賈杜注則從鄭眾

說然究以賈義爲長夏四月王田北山詰河南圖經北邙山

在洛陽縣北亦名北山又榮錡澗在鞏縣西使公卿皆從將

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

子單子立劉盂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

單氏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

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詰說文糴市穀也負甲以息於昔陽

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

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

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

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

從之樊頃子曰釋文頃本或作須字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

及領詰案杜注領周地殊未明晰觀此傳下云單子欲告急

于晉則單子之奔欲入晉可知轅轅山一名嶧嶺實周入晉

之道也單子益奔至此盟而始還耳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

劉子如劉詰漢地理志緱氏有劉聚水經注劉水出半石東

山西北流經劉聚謂之劉澗蓋卽劉子之邑單子亡乙丑奔

于平時釋文本作平時一本或作奔平壽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

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

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詒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皇亭春秋所謂次于皇者也案與前居于皇之皇一地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詒說文鄆周邑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鄆谷水東下洛謂之下鄆故有上鄆下鄆之名亦謂之北鄆於是南鄆北鄆之稱矣又有鄆城蓋周大夫鄆肸之舊邑大敗獲鄆肸王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詒服虔云前讀爲泉周地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水經注百工叛己巳伐單

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詒郡國志河南郡雒

陽有園鄉杜同此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

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王城庚申單子劉盩以王師敗績于

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

丑敬王卽位詒賈逵云猛母弟

史記集解杜取此

館于子旅氏十二

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詒案

蓋卽緱氏地理志河南郡緱氏縣括地志緱氏古滑國也縣

蓋以緱氏山得名緱侯古字通于谿泉詒水經注引作師次

於明谿云洛水又東明樂泉水注之世謂之五道泉卽古明

谿泉也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詒郡國志河南郡洛陽有

大解城杜同此

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

水經注引作跪濟

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案郡國志洛陽有前亭劉昭注引杜預縣西南有泉亭即泉戎也今攷傳上云次于陰于侯氏于谿泉于社于汜于任人由鞏縣偃師而至洛陽由遠而近於地形亦合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顧炎武九經誤字云四字監本脫當依石經惠棟又云碑四字非初刻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郭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今案劉炫云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郭潰不知子朝所在以此規杜由此推之子朝奔郊四字或後人因劉氏之言而增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郭潰案前一

年傳云郭肸伐皇杜注郭肸子朝黨今考肸是名肸爲郭大

夫故連邑稱也下郭羅同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杜本

地理志河南郡平陰應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陰杜本賈逵

云澤邑周地史記集解王使告間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

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弱茅

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說文殊一曰斷也廣雅殊絕也邾師

過之乃推而壓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

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

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

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

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
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
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
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將執焉用盟
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詁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
眾云使叔孫子服同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
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同不得相見各聽其
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
杜注從鄭說今考上下文法則賈義爲長下云舍子服昭伯
於他邑方與叔孫別處耳士伯聽其辭而慙諸宣子乃皆執
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

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

釋文

又作

詁鄭元禮記注期時也案杜注從旦至暮爲期非義訓

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
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
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
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詁

郡國志鞏有東訾聚今名訾城

杜同

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
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

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話案

水經注長羅川亦曰羅中蓋胙子鄆羅之宿居故川得其名

是此水本不名羅以胙子始得名耳尹辛敗劉師于唐話郡

國志洛陽有唐聚杜本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闔丙

寅攻蒯蒯遺話郡國志河南郡河南縣有蒯鄉晉書地道記

河南縣西南有蒯亭杜同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

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

聞烏存執戈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

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

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

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

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

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

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話詩毛傳敦厚也此杜本吳

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話賈氏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晦

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本疏說苑吳

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案據此則是役季子在

軍中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

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

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詁服虔云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御覽萇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詁服虔云先君謂劉獻公文公父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子朝得國今南宮極震死爲天所棄先君之功事可成也同上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詁服虔云西王謂子朝也子朝居王城故謂之西王上天同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

詁服虔云東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同上

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

樊入郢詁案孔陸皆云吳子諸樊是王僚伯父何容僚子而與同名前人以爲恐傳寫誤又云襄二十五年經書吳子遏伐楚盟于巢卒杜注遏諸樊也傳亦書諸樊卒至是僅三十年杜不辨此之誤而依文解之謬矣今考史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爲公子光是也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遷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邀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詁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水經注京相璠曰水際及邊地名也同上水經

注作蓬澨惠棟曰道漢水過三澨春秋傳有句澨雍澨及此而三今案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道元水經注亦引之是亦一澨惠氏獨拘雍遠爲三澨似鑿又案遠澨或因

遠越死於此而得名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

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

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爾雅狎

習也此杜本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

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

公宮而民潰民奔其上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

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賈逵云

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云五候山候

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中國之姦謀

也杜作五候故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本疏惠棟案周書程

典曰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

其舟車利其守務古伍字皆作五傳本文也杜氏依周書爲

說故從人傍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

不耆話說文懦驚弱也廣雅耆彊也此杜本完其守備以待不

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

釋文蚡作盆至于武文士不過同話司馬法同方百里周禮杜本注引此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